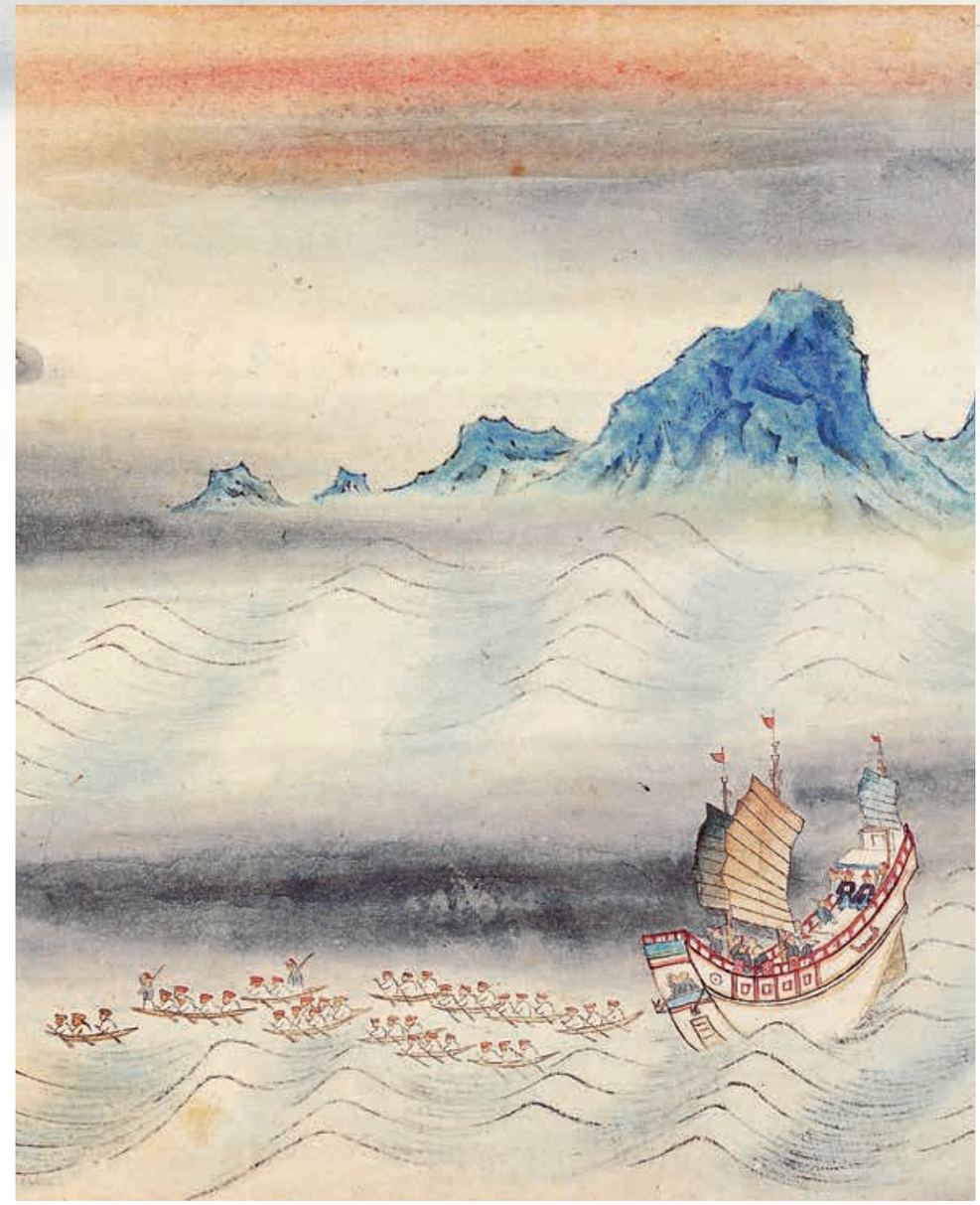


《奉使琉球圖卷》冊頁　第8幅〈姑米牽舟〉　局部　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藏

話說《奉使琉球圖卷》

中國與琉球的文化交流

趙沂芬

《奉使琉球圖卷》，清朱霆年繪，琉球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典藏。圖卷共二十幅，所繪內容爲清廷冊封琉球國王，派遣使臣前往琉球冊封的經過。朱霆年，工書畫，嘉道間活躍於京城書畫藝壇，或因此而結識了嘉慶年間冊封琉球國王的使臣，曾經兩度隨著冊封使臣到琉球；然而朱霆年所繪此圖，並不是親身經歷的那兩次。從圖卷內容各幅圖題名，比對相關冊封使臣紀錄，此一圖卷所繪應該是乾隆二十一年全魁與周煌前往冊封的那一次。本文即參考院藏相關奏摺檔案與周煌所著《琉球國志略》，與圖卷相互參證，並略述冊使與隨員在琉球的文化交流。

琉球王國，在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被日本以武力強行併吞滅亡之前，一直都是一個獨立的王國，有著本身獨特的文化。明清時期，琉球與中國之間有長達五百多年的封貢關係，雙方的文化交流相當密切。

琉球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主要建立在封貢關係基礎之上，具體呈現在雙方使臣的此往彼來。就琉球方面而言，除了每兩年一貢的進貢使臣之外，還有慶賀使臣等等。此外，中國爲了琉球進貢使臣等的需要，特地在福州—中琉之間的對口港—設立「柔遠驛」，一方面使得琉球使臣與存留通事、水梢官伴等執役人員有居停之所，一方面可以滿足琉球朝貢貿易等需求：在京城—北京—也設有館驛，以便進貢使臣與都通事等人，在京朝

覲與參與活動期間，可以有住宿、聯絡的居所。

就中國方面而言，明清派遣使臣前往冊封琉球國王是沒有定期的。明代，冊封正使通常都由給事中充任，副使則從禮部行人司派一員充任。到了清代，鑒於冊封使臣在琉球停留時間並不算短促，除了冊封琉球國王的任務，與琉球當地的文人士子多有交往，在詩詞吟詠酬唱之外，還有書畫情誼；爲了能夠完滿達成任務，包括與琉球仕紳的文化交流在內，清廷多以「文學優長」的翰林院官員充任正副使臣；嘉慶五年及道光十八年甚至分別派遣狀元趙文楷、林鴻年擔任正使，也顯示出清廷對於琉球的重視。同時，與冊封使臣同往的隨行人員當中，也不乏與正副使交好的文人墨客，陪同使臣與琉球文士進行文化交流等活動。因此，當冊封使臣回到中國，除了編輯使琉球錄等考察著作之外，亦有不少與琉球有關的個人文集，譬如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汪楫《觀海集》、徐葆光《海舶三集》等等。至於使臣與隨行文人墨客等留存於琉球的題字書畫等，不僅數量衆多，至今仍備受琉球人的珍愛寶藏。

朱宦年正是在這般中琉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在清朝嘉慶年間隨同冊封使臣去到了琉球，也因緣際會留下《奉使琉球圖卷》作品，爲琉球人珍藏至今。

順風相送—中琉之間的海路航程

琉球王國位於東中國海之東，孤懸海外；因此在封貢關係裏的中國所有屬國，琉球與朝鮮、安南等屬國最大的不同在於，無論是進貢使臣或冊封使，其往返的唯一交通只有依賴海路。帆船時代的海路航行，必須依靠風信。此外，梯航渡海，頗涉風濤之險，中琉史料多有飄風海難之事，即是進貢使與冊封使往來海上，也難免有遭遇風暴之時。

從院藏琉球史料可知，冊封使臣自福建福州前往琉球那霸，其出發時間每在夏至前後：

> 茲據船户稟報，節交夏至，西南風順，正可開行。謹擇於閏四月二十七日，恭齎詔敕，自南關登舟…（註一）

而其回國，則在冬至前後：

> 向來之所以必待冬至者，原爲風信有準起見。本年立冬後，東北風大盛，臣等商議，定於十月初起身…（註二）

以上引述，爲嘉慶十二年（一八〇八）、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冊封使齊鯤、費錫章、林鴻年、高人鑑等人的奏報，其前往琉球的時間之所以在夏至前後，主要是爲了等候南風或西南風的季風，乘帆引風而前；到了冬至前後，北風或東北風的東北季風大作，方向恰恰與夏天的西南季風相反，也是該回家的時候了，於是冊封使與隨員們又順風而回。夏至的西南季風，與冬至的東北季風，很明顯地主宰並且限制了冊封琉球國使臣的出發與回程，使得冊封使留滯琉球的時間長達半年之久。

此外，帆船航海，雖然也可能有搖櫓划槳之時，畢竟「風力」是帆船最主要的、甚且可能是唯一的動力。俗話說，「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換個角度來說，御風而行，「風力」可以使得帆船順風順水到達目的地，可是一旦面臨暴風，卻可能遭遇葬身海底的命運。舉前述兩次冊封使的例子來說，嘉慶十三年齊鯤與費錫章前往琉球，去程七天、回程八天，可說是順風順水了，卻仍然「兩次猝遇風暴，俱蒙化險爲平」（註三）；而道光十八年林鴻年與高人鑑的航程，去程更快，只要六天，回程稍慢，花了九天，依舊逃不過風暴的肆虐，「中途猝遇風暴二次，俱獲化險爲平」。（註四）

無論如何，齊鯤與費錫章，或者是林鴻年與高人鑑，他們都是幸運的，不僅去回的航程快速，而且所遇風暴應該不算太大，所以都能化險爲平。可是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前往琉球的冊封正副使臣全魁與周煌，他們在琉球等候風信的時間不僅較長，而且航程頗遇「風波」，致有顛簸，也因此留下了一些傳奇色彩。

周煌及其《琉球國志略》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琉球國王尚敬薨逝，十九年（一七五四）世子尚穆遣使恭請襲封，「二十年五月初七日，大學士會同翰林院掌院等，揀選帶領引見。奉旨：侍講全魁充正使，編修周煌充副使。欽此」。

全魁，滿洲鑲白旗，乾隆十六年進士，官至侍郎。周煌，字景垣，四川涪州人，乾隆二年（一七三七）進士，官至尚書。在翰林院，周煌雖然是全魁的前輩，可是際遇各有不同，陞官亦有遲速，此時的全魁已經是翰林院侍講，而周煌仍只是一個翰林院編修，同樣受命前往琉球冊封，周煌只好充當後輩全魁的副手。然而事竣回國，《琉球國志略》的採集、編纂，全部都是周煌一個人獨自完成，全魁不與焉！

以下即根據周煌所撰《琉球國志略》（見圖一）記載，大略說明全魁與周煌前往琉球冊封，從福州出發到返抵福州的經過。

全魁、周煌一行人於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六月初二日從閩省福州啓程，六月初十日出五虎門放洋長行，出發時間大致也是在夏至前後。七月初八日至那霸港，周煌在文中自注：「自遵風登岸，易海船，至那霸，計二十三日。」去程所花時間顯然較長，長達二十三天（註五）；而且在到達琉球那霸之前，還換過了海船，這與全魁等人的「風波」傳奇有關，下文再敘。至於回程，周煌自注「共十四日」，回程共計船程十四天，也不算短。回程也在冬至之後，爲的仍然是等候東風、東北風的風信。

接下來就要談談全魁、周煌等人遭遇「風波」的故事了：

六月十一日見到了釣魚臺，十二日夜過了黑溝洋，過此就進入了琉球國的海域，姑米島頭目率領小船來迎接、牽挽。不料風停了，船也停止無法走動；接下來的兩天，風是來了，卻是逆向的東北風，更不可能開往琉球那霸了。更糟糕的是，原來十六日的無風，竟然是暴風雨前的寧靜，東北逆風則是暴風的前緣，全魁周煌等人遭遇了前所未見的暴風，也就是今日的颱風。暴風雨持續了兩天多的時間，封舟觸礁，船也進了水，衆人只好捨舟登岸。這段記載，說明了全魁

圖一　清　周煌撰　《琉球國志略》　第三冊　卷五　〈山川〉　頁18-20　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　故殿01878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　〈為護送冊封琉球國王使臣全魁周煌出洋兵船遭風飄至溫郡護送回閩並仍復開駕前往琉球及現在查辦緣由奏聞事〉
乾隆21年7月9日　10扣　局部　故宮03804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周煌去程花費時日較長的原因。

以上《琉球國志略》的記載，周煌只說明了頭號船遭遇颱風的情形，關於二號船的記載只有「十二月十二日二號船到」的短短一句話。其實二號船境遇更慘，同樣遭到颱風，二號船卻讓風給吹回、飄回了浙江溫州，院藏《宮中檔硃批奏摺》有三件提到了這件事情：

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福州將軍新柱、福建巡撫鐘音三人奏報的內容，大同小異，主要說明兩件事情（圖二～四）：一是二號船也在琉球國的姑米山附近遭遇到了颱風，飄回溫州；二是飄回溫州的官兵人等，仍然必須換過船隻之後，前往琉球，以便護送冊封琉球國王的使臣回國。根據《琉球國志略》記載，當十二月十二日二號船到達琉球國的時候，雖然冊封琉球國王的典禮已經舉行完畢，冊封使臣全魁周煌等一行人也準備回國了，不過正好來得及護送頭號船回國的海程。

至於回程，也是頗費周折。首先是頭號船於冊封典禮結束後，已經

圖三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事新柱奏　〈為前往琉球國封王使臣全魁周煌恭奉敕印隨帶兵役人等配駕二船二號船遭風飄至浙江溫州奏聞事〉　乾隆21年8月4日　9扣　局部　故宮03819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福建巡撫鐘音奏　〈為命往琉球國封使全魁周煌之副船被風飄回溫州另換船隻開駕前往琉球伺候並護送回棹等辦理情由奏聞事〉　乾隆21年8月4日　9扣　局部　故宮03819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束裝準備返國，沒想到還沒出洋就遇到了風暴，並失了風信；不料這一等，從十一月二十日到第二年的正月二十八日，才能離開琉球，又足足等了兩個多月；同時也等到了二號船的到來。其次，離開琉球那霸後，在大洋上，又遇到大霧：「初七日…申刻，大霧，不見山…初八初九日俱大霧…初十日…午復大霧。」眞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啊！

全魁周煌等自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二日從福州啓程，至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進五虎門，前後歷時八個多月，在大洋裡，一遇颱風二遇風暴三遇大霧，可謂備極艱辛。

圖八　《奉使琉球圖卷》冊頁　第6幅〈午夜過溝〉　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藏

十到幅情放第　結點及風渡王帆十風〈〈下頁〉　物作年

圖七　清　王夢樓書　「四海」　引自《冊封使—中國皇帝の使者—》，沖繩縣立博物館友の會出版

圖六　清　周煌題並書　「忠孝」中堂　琉球大學藏　作者攝

圖五　清　周煌題並書　「丙子九月天王寺作」七言律詩　琉球大學藏　作者攝

至於在琉球停留的時間，從乾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到達那霸港，到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離：此行雖不及前一次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冊封正使海寶及副使葆光在琉球停留長達八個月之久，也停留了將近七個月的時間，才返回閩。

在這將近七個月的停留期間，論禮、冊封禮，是冊封使臣最重要的作：此外，他們也做了不少文化交的活動。除了官方的往來之外，譬七宴：論祭宴、冊封宴、中秋宴、陽宴、餞別宴、拜辭宴、望舟宴，魁周煌及其隨員等，必定與琉球當的文人有著詩詞酬唱、書畫情誼的流往還，琉球至今還保存不少周及隨行人員王夢樓的書法眞蹟（圖～七），雖然是一鱗半爪，可見周等人的文化交流事蹟。

前面提到，全魁與周煌這次前往球冊封新任國王，頗具「傳奇」色：此一傳奇體現在他們遭遇了前述大自然「風波」，也體現在他們陷了「人爲的風波」裡，而後者是前者的延伸。話說冊封使臣的頭號船隻在琉球姑米山遭風打破之後，「貨物衣服被水濡濕」，還是琉球國世子的尙穆，送給了衣被銀五千兩；可是竟然有兵丁匠役等不滿恤賞太少，而有挾制使臣、阻送水菜、勒令投咨國王加賞恤銀的舉動，直到國王尙穆再送銀二萬兩爲止。至於二號船雖然也是因爲遭遇颱風飄回浙江，因此抵達琉球時間已經是十二月十二日，國王仍然照頭號船之例，統給衣被撫恤銀二萬六千兩。關於這些事情有閩浙總督與福建巡撫的奏報，目前存藏於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朱崔年及其《奉使琉球圖卷》

朱崔年，字野雲，江蘇泰州人，生於高宗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卒於宣宗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工書畫，嘉道間活躍於京城書畫藝壇，與朱昂之、朱本時稱三朱，或因此而結識了嘉慶年間冊封琉球國王的使臣，曾經兩度隨著冊封使臣到琉球。雖然目前在琉球找不到有關朱崔年的文字記載，可是朱崔

還是留下了《奉使琉球圖卷》的畫，如今典藏在琉球的「沖繩縣立博館・美術館」。

《奉使琉球圖卷》（以下簡稱圖卷」），雖名爲圖卷，實爲冊，共有二十幅圖，圖題題名依序如：〈福州登舟〉、〈羅星取水〉、諭祭海神〉、〈閩安觀兵〉、五虎放洋〉、〈午夜過溝〉、〈順千里〉、〈姑米牽舟〉、〈候風日〉、〈履險如夷〉、〈姑米開〉、〈入境登岸〉、〈論祭先〉、〈冊封宣詔〉、〈重陽競〉、〈事竣登舟〉、〈山島避〉、〈大霧停舟〉、〈返棹進口〉〈舟抵福州〉。圖卷全幅以鳥瞰觀圖繪，猶如廣角鏡頭拍攝，時空凝，彷彿眞實呈現眼前。

圖卷大致可分爲四個部分：從一幅〈福州登舟〉到第五幅〈五虎洋〉，這五幅所畫的是放洋之前的景。第六幅〈午夜過溝〉到第十一〈姑米開帆〉，描繪的是出洋之後抵達琉球那霸之前的海上行程。第二幅〈入境登岸〉到第十六幅〈事竣登舟〉，敘述在琉球的活動。最後四幅，從第十七幅〈山島避風〉到第二十幅〈舟抵福州〉，則是離開那霸到返抵福州的海上回程。基本上，這四個部分就是冊封使臣前往琉球，從福州出發到返回福州的全部過程。圖卷所繪的第一部分與第三部分，因爲不在大洋之上，幾乎是所有冊封使都會有的活動；第三部分中的〈論祭先王〉與〈冊封宣詔〉兩幅，畫的是冊封琉球國王最重要的兩個工作，而〈重陽競渡〉則畫出了冊封使臣等參與琉球的文化活動，內容是龍舟競渡，此一活動應源自中國，只是在時序上從端午移到了重陽，可看出文化交流學習過程中的變化。

至於圖卷中第二、第四部分，所繪內容多在大洋，而候風、履險、避風、大霧等等情景，在所有清代出使琉球的紀錄裡，顯得相當特別。根據清代八次冊封使臣出使之後所留下的紀錄考察，其情景與前述周煌《琉球國志略》裡的記載，若合符節。謹比對圖卷與《琉球國志略》記載，說明如下。

圖九　《奉使琉球圖卷》冊頁　第5幅〈五虎放洋〉　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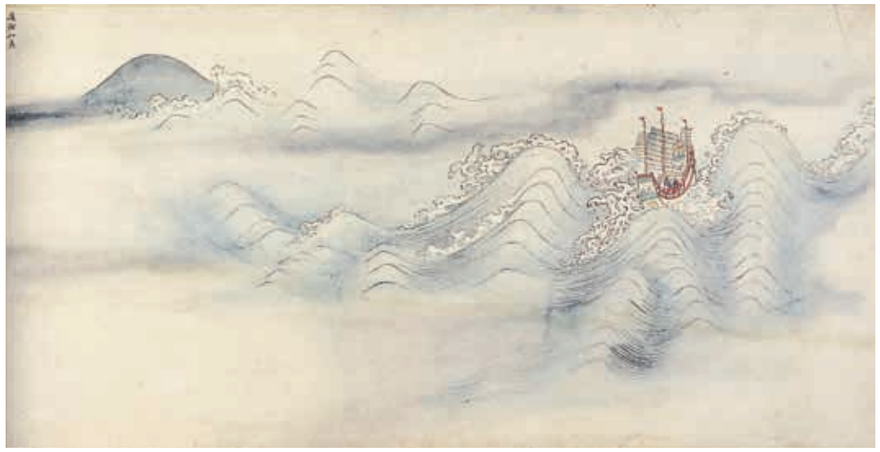
圖十　《奉使琉球圖卷》冊頁　第8幅〈姑米牽舟〉　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藏

圖十一　《奉使琉球圖卷》冊頁　第9幅〈候風十日〉　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藏

〈午夜過溝〉（圖八）：《琉球國志略》記載：「（六月）十一日：日入，行船四更見釣魚臺。……十二日：是夜過溝，祭海。」經過釣魚臺之後，第二天的午夜，船越過了黑溝洋，進入琉球國的海域，有祭海的活動。圖卷畫的正是頭號船越過黑溝洋的情景，而且也可以看出船裡頭的人員正在舉行祭海的儀式，因爲如果不是祭海，深夜在海洋裡，除了值更的。附帶說明的是，前一幅〈五虎放洋〉（圖九）還可以看到頭號與二號兩隻船，可是〈午夜過溝〉只有一隻頭號船了，顯現的是深入大洋之後，兩船行速有差，各自前往琉球的情形。

〈姑米牽舟〉（圖十）：《琉球國志略》敘述：「十四日：姑米頭目率小舟數十，牽挽至山：……十五日：小舟又挽至山北下椗。」頭號船來到琉球姑米山（今爲久米島），可能無風無法前進，圖卷裡面有十餘隻小船牽挽著頭號船前進。

〈候風十日〉（圖十一）、〈履險如夷〉（圖十二）：參考圖一的敘述，圖卷兩幅所畫的應該是頭號船從六月十四日到姑米山，直到二十四日，遭遇無風、逆風到颱風風暴觸礁進水前，前後十天的情形。只是〈候風十日〉描繪的是前一段無風的景況，畫中波濤平靜，還可看到島上祥和的景緻；〈履險如夷〉則已經在風暴之中，頭號船在洶湧波濤裡顯得孤立無助。



圖十二　《奉使琉球圖卷》冊頁　第10幅〈履險如夷〉　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藏

圖十三　《奉使琉球圖卷》冊頁　第11幅〈姑米開帆〉　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藏

〈姑米開帆〉（圖十三）：風暴終於過去，琉球王世子也派人、派船迎接冊封使臣。圖中描繪的是姑米島人在岸上目送使臣船隻駛離的情形，在封舟（冊封使乘坐船隻）前面有兩隻較小的船隻引導前行。圖繪與《琉球國志略》敘述是相符的：「七月初四初五日，王世子連撥國中海船迎載。初七日，臣等謹捧詔僞節印賜物，奉安船上……。」

〈山島避風〉（圖十四）：冊封的任務完成，終於要離開琉球，返回福州了：

>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登舟，三十日遂率三舟一同開洋：……午時至馬齒山安謢浦下椗。二月初一日西

圖十四　《奉使琉球圖卷》冊頁　第17幅〈山島避風〉　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藏

往論　自霧隱三此裏ㄟ五是情畫初大球　船是山這

南風，初二日未刻轉西風，初三日北風甚壯，初四日寅時單癸風，用午針出澳…。

幅圖描繪的應該就是這幾天在馬齒避風的情景。圖裡有四隻船，分別頭號船率領著二號船與琉球的謝恩、進貢船等三隻船。

〈大霧停舟〉（圖十五）：《琉國志略》記載：「初七日…申刻，霧，不見山…初八初九日俱大霧…十日…午後大霧。」〈大霧停舟〉的就是這幾天在大洋上遇上大霧的景。作者朱奎年畫得很細膩，首先停舟不動，否則在大霧裏伸手不見指，此時行船是很危險的；其次，山島避風〉裏有四隻船，此一畫面只有一隻船，說明大霧之濃，此時刻已經看不見其他三隻船了；其，畫裏的帆篷已收起，但是桅桿若若現、似有若無的，進一步描繪大已經濃到不只看不見其他船隻，連身船隻都隱沒在濃霧之中了。

從以上說明，可以得出如下結：雖然朱奎年兩次隨冊封使臣前琉球的時間是嘉慶五年、嘉慶十三年，可是圖卷所繪，卻不是這兩次的冊封活動；經過比對清代所有冊封琉球使臣所留下的紀錄，周煌在其《琉球國志略》裏記載遭遇颱風、大霧與避風、候風等等情節，是其他使臣所無的特殊經歷，卻都清楚且一一呈現在《奉使琉球圖卷》裏，從而使我們確信，朱奎年所畫的就是乾隆二十一年全魁與周煌前往琉球冊封的經過。

結語

明清時期，在封貢體制下，中國與琉球的關係，具體、緊密呈現在雙方使臣的往來。但無論是琉球每兩年一次派遣到中國的進貢使臣，或是中國不定期的派遣冊封使前往琉球，他們除了肩負著政治的使命外，同時也從事經濟與文化的交流工作。

琉球孤懸海外，中琉往來必須通過海道與船隻；但是帆船時代的航海，必須藉助於風信等，使得冊封使臣在琉球停留時間長達半年左右，而且在海上常會遭到風暴。根據《琉球國志略》記載，以及其他相關大臣的奏報，乾隆二十一年正使全魁、副使

圖十五　《奉使琉球圖卷》冊頁　第18幅〈大霧停舟〉　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藏

畫年是球是作並嘉緣的往翰匾帝著長　頗的爲且繼遇到周

達半年左右，使臣與琉球的士人有酬唱往來的文化交流活動。清代皇對此特別重視，除了頒賜琉球國王額，派遣使臣多以「文學優長」的林充任。而使臣們出於與琉球文人還的需要，也多以交好且長於書畫文人墨客隨行，以此而結下翰墨因。朱奎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慶年間隨著使臣，兩度來到琉球，且留下了《奉使琉球圖卷》的畫。只是朱奎年所作圖卷，畫的並不他親身經歷的冊封史事；比對《琉國志略》記載，我們確信他畫的就乾隆二十一年的冊封史事。而朱奎之所以選擇全魁周煌的冊封故事作，或許與其「風波」傳奇有關吧！

而今，典藏在琉球「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的《奉使琉球圖卷》，它不僅畫出了那一段冊封的傳奇故事；經過歲月的流淌，它仍在靜靜地述說、傳唱著中國與琉球之間，文人交流的往事！

作者為本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助理

註釋

1. 差往琉球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鴻年、副使翰林院編修高人鑑奏，〈為恭報冊封琉球抵閩登舟候風放洋日期事〉，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二十七日，故宮一〇七六二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 冊封琉球正使齊鯤、副使費錫章奏，〈為恭報冊封琉球回閩日期事〉，嘉慶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故宮〇九八一六二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 冊封琉球正使齊鯤、副使費錫章奏，〈為恭報冊封琉球回閩日期事〉，嘉慶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故宮〇九八一六二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 差往琉球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鴻年、副使翰林院編修高人鑑奏，〈為恭報冊封琉球回閩日期事〉，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故宮一〇八〇五八，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 周煌自注「二十三日」的天數有誤。乾隆二十一年的六月有三十天，如果從福州啓程算起，到達那霸共計前後三十七天，如果從出五虎門放洋算起，也要二十九天。